

聖嚴法師傳奇一生

大兵和尚學佛記

● 杜正雄

一句話成了小沙彌

聖嚴法師是位博學多才的高僧，在台灣佛教界居崇高的地位。無論講佛或寫作，均令人十分激賞。尤其是執筆為文，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文字流暢易曉，說理深入淺出。文字內容談的雖是禪理佛經，但稍受教育者皆能瞭解。而平日演講，也不會陳義過高。把佛理和日常生活相結合，使人入耳明白，欣然接受。所以他的信徒甚眾，影響亦遠。

作為一位道行高深的比丘，聖嚴悲天憫人，關懷人間疾苦，例如台北近郊林肯大郡倒屋埋人案發生後，他立即到達現場，安慰驚魂甫定的倖生者，悲悼死難者，引導家屬由痛苦中解脫出來。

聖嚴於一九三〇年冬天，生於江蘇省南通縣的農村，翌年夏天，長江發大水，淹沒了他的家鄉，也把他家僅有財物沖刷得一乾

二淨，成為赤貧。不滿一歲的聖嚴，由父母抱著隨整個家族，由江北遷居長江南岸。

幼兒時代的聖嚴體弱多病，近似低能兒。回憶起兒時的情景，聖嚴說：「我出生時，母親已是四十二歲的鄉下貧婦，早已沒有奶水，加上當時食物粗糲，數量也少，造成營養不良。幼時成長極慢。到了六歲才會走路和學習講話。九歲時，因哥哥姊姊們長大了，已能幫父母做工賺錢，才考慮將我送到附近私塾上學，接受啟蒙教育。」

不過舊時的私塾訓蒙，是只教讀不開講，要讀過一段時期，背誦有了佳績才會開講。聖嚴迄今還記得得上第一堂課時讀三字經，其中有四句話：「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其中的含義全然不懂，啟蒙的老師也沒有說明，直到多年後，聖嚴才明白所謂「上大人」，指的是孔老夫子，指他有「學生三千人，其中有七十二位大賢。」私塾如此教讀，用現代眼光看起來，簡直不可思議。

聖嚴出家當和尚是在一九四三年，依中國人的習慣，那年他已算十四歲。那年的夏天，他的家鄉狼山廣教寺的方丈託一位戴姓居士找一個小沙彌。戴居士有一次和他的母親談到找位小和尚的事，他當時正在母親身邊，母親以開玩笑的口吻問他：「你想做和尚嗎？」他回答：「好啊！願意做和尚！」可是什麼是和尚，和尚是幹什麼的，當時他根本不明白。母親聽了他的話楞了半天，但還是允諾了戴居士，把他的生辰八字送到了狼山廣教寺。就在這一年的秋天，少年聖嚴被戴居士帶過江，也帶上山，被方丈師父收作小徒弟。如今，聖嚴擁有日本立正大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是一位滿腹經綸的高僧了。

不過，聖嚴求學歷程，仍是充滿曲折、崎嶇和坎坷，在狼山的廣教寺，雖有一位和尚老師教他讀書，識字，可是他必須先做小沙彌該做的事，除了早晚課誦，撞鐘擊鼓之外，還要清潔環境，打掃庭院，整理廚廁，

幫助種菜燒飯，為眾多老和尚們洗衣服，倒夜壺。

整日忙碌，日無暇餘，雖然辛苦，卻學會了和尚必備的「十八般武藝」。雖然犧牲了讀書時間，但也養成了「凡事自己做」、「工作無貴賤」的觀念和能力，使他迄今仍受用不盡，一切自己來，不仰賴別人。

寺廟被毀入營當兵

不過，聖嚴的和尚生涯，有一段插曲，就是他曾脫下僧裝換軍裝，他說：「由於早聽說列寧講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所以他在青年時代，對中共就不存幻想。而國軍雖在戰爭時毀了狼山，但國民黨不會用思想政策來取締宗教，跟著國民黨跑，畢竟還有一線希望。因此他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就向二〇七師青年軍招兵站報名從軍，第二天就跟著中法師帶了幾套僧服，簡單行李，搭了三輪車，離開廣教寺的佛學院，向二〇七師報到，分派到通信連當兵，不久到了台灣。

當時了中法師和他都認為國軍到台灣重新整頓後，一定會反攻大陸，收復失土，使佛法重光，所以他們將僧服始終帶在身邊。可是從十四歲出家到廿歲從軍這五年的時間，對聖嚴而言，猶如過了半個世紀般的漫長，幸好有林子青老師的一句話：「在大時代的洪爐裡，願你鍛鍊得更加堅強。」這句話給了他很大的支持與鼓勵。

佛教戒殺當通信兵

然而從一個每天禮佛，吃素，心存慈悲，重視生命戒殺的和尚，變成一個荷槍實彈的軍人，箇中的轉折與心路歷程，確實使聖嚴適應艱難，他覺得兩軍對峙，互相開槍發炮，近身肉搏等殘酷的殺戮行為和佛教的信念，差了十萬八千里，他感到相當苦惱。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隨時峰迴路轉，招兵站的軍官建議他到通信連當兵，做後勤支援工作。他欣然接受，心頭頓時輕鬆不少。以後雖在軍中升遷調撥，移防頻繁，但他堅持唯一的信念：「我原來是個和尚，將來仍要做和尚。」年輕的同事們，知道他這個心願，所以大夥兒偷偷結伴去吃、喝、嫖、賭，都不把他算進去。每逢假日，他就捧讀佛書，自我進修。俗云：「為學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為學有如群山峙，一峰突起眾峰環。」聖嚴靠著這個信念，在佛學的領域裡，自我探索，日積月累，卒成大器。

抄涼州詞被疑厭戰

在軍中忙碌磨練的日子裡，使他記憶深刻的是，一九五〇年，台灣地區一度發生濫捕大陸和尚的風潮，如頗富盛名的慈航法師，以及他的徒弟，棄中將官階而出家的律航法師等數十人，都曾被捕監禁在看守所，但聖嚴在軍中卻平安無事，他表示很多學佛者當時還很羨慕他們幾位在軍中的僧侶，真可

謂：「百動不如一靜。」其實在兵荒馬亂的時代，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所在。

社會背景如此，軍中亦非絕對安全，當時聖嚴遇到一件事，使他一直耿耿於懷，他說：「在金山鄉駐防的那一個階段，我們連上的一位官員，特別注意我的思想，並且認為我有問題，被叫去談了好幾次話。尤其，在民國四十年代，軍中如火如荼地，不知是誰發起了『刺青效忠運動』，有的人模倣岳飛在背上刺了四個大字『精忠報國』，有的在胸部，刺上青天白日中國國民黨黨徽，有的在兩條手臂，刺上『殺朱拔毛』、『反共抗俄』，有的刺上『三民主義萬歲』、『蔣總統萬歲』，那官員問我：『要刺什麼字？』我的回答是：『報國衛民，忠誠不二，心最要緊，何須刺字！』結果他說：『我看你是什麼人派來的吧！你說你是和尚，恐怕是一種身分的掩護。』在那時代，這是一頂非常可怕的帽子。

第二天，在我上課時，他去查了我的書籍和筆記本，發現我抄了一首唐朝的大詩人王翰所寫的『涼州詞』，那是一首七言的絕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因為這是厭戰的詩，跟李華的『古戰場文』同類性質，所以更加地使他懷疑。其實，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那一個階段，我讀的文學作品很多，他應該仔細地看一看我那本筆記簿裡所抄的，還有很多唐、宋、五代的詩詞

，乃至於元人的曲。我是拿來欣賞和背誦的，並沒有想到跟反戰、厭戰的問題連在一起。」

但幸運的是連上有位西南聯大電機系畢業的無線電排排長，把聖嚴當弟弟看，對他這位和尚特別愛護，在他刻意維護下，風波不了了之。

一張機票赴日留學

一九五八年，二十八歲的聖嚴，由近代禪宗大師虛雲老和尚的傳人——靈源和尚接引，得到了一個入處。有機會出國讀書、學佛，聖嚴說：「這使我的生命好像是從自我作繭的鐵罐裡蹦了出來……。」

在靈源的接引下，聖嚴再次出家，這次和幼年在大陸狼山出家，於心境與心情是截然不同，釋聖嚴在自敘傳（歸程）中這樣描述：「我在十四歲的時候，曾經為我的出家而編織過一個美麗的夢……。狼山的環境，像畫一樣的美，像詩一樣的可愛……。正因為我是抱著欣賞畫與詩的夢想而去狼山的，那跟出家與學佛之間有著一段距離，所以我也畢竟沒有保住那個出家的身分。」

不過，那個夢是做錯了，那條路是走對的，所以繞了一個好大圈子以後，依舊走上了原來的路。」

聖嚴自認在軍中九年，由少而壯，成長得雖然非常辛苦，但非常值得回味和珍惜，因為軍中的磨練，使他能夠忍受一切困苦與

磨難。

一九五八年春，跟靈源和尚結法緣後，他被正式賜名為上聖下嚴法派字號「知剛惟柔」。靈源和尚又給了他一份法脈傳承譜（星燈集），使他跟臨濟宗派的法脈有了傳承關係，卒成了臨濟義玄門下的第五十七代傳人。

一九六九年二月聖嚴踏上了異國求學之路。

由於當時台灣經濟剛開始起飛，人民所得普遍不高，有能力出國者鳳毛麟角，而他有此機會，直認為是幸運。他離開台北，飛往東京，除一張機票外，再也一無所有。在飛機上，他腦海裡仍飄蕩著國內佛教界反對的聲浪，他在一片反對聲中，毅然踏上留學深造的征程。

他這個佛教的僧侶所以能夠出國，要特別感謝當時的天主教主教于樞機主教，于樞機當時是國民大會主席、輔大校長，神學院學生不屬教育部管轄，在于樞機的奔走努力下，制訂了宗教人員出國進修辦法；聖嚴躬逢其時，才能去日本留學。因此他非常贊成佛教徒包括僧侶在內，能踴躍的參加政治，進入各級政府議會，為佛教本身爭取權益，為整個社會提供智慧。

到東京後，聖嚴進入東京品川區立正大學佛教教學部當學生，入學後發現同班同學都只有廿多歲，而聖嚴已是卅九歲的老大年華，但想到唐朝的義淨三藏赴印度留學時，也

是卅九歲，立即釋懷，決心專心讀書。

在學習過程中，最值得感念的是教授中國語文的牛場真玄先生，雖已年屆古稀，退休在家，但對中國佛教很有研究，常想反哺。尤其對中國的僧人非常照顧，希望補償侵華時期日本軍人凌虐中國人的罪惡，藉表慚愧，老先生經常在上課時招待餐點。

還有一個故事也是由牛場一手促成，聖嚴說：「一九七四年，牛場把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譯成日文，送到立正大學代為申請的博士學位，這件事凡是跑腿的事由我代勞，接洽事由他負責，也因此促成了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誕生。」

聖嚴在立正大學先獲碩士學位，論文是「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讀博士時的研究主題是「滿益大師」，論文寫的也是「滿益大師」，由七位日本老師和同學指導協助，經桐谷征一先生校讀修正，他完成了一部四十多萬字的論文，榮獲博士，於一九七五年三月由立正大學校長菅谷正實博士頒授聖嚴文學博士頭銜。他以四年時間完成碩博士學位，打破了日本全國紀錄，更是立正大學在最短時間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也創造出了他自己生命中的最高榮譽。

據瞭解，日本本國人在讀完博士課程後，總要十年至二十年才能拿到博士學位。

父母文盲卻有智慧

聖嚴的父母都是不識字的文盲，但卻是

影響他最深的重要人物，他的父母有二句智慧名言，可做為年輕學子邁向成功的座右銘。父親說：「做人，不管才能大小，不問地位高低，只要盡心盡力，總會走出一條路來。不要羨慕他人，也不要小看自己。」母親說：「人不管是住樓上樓或者是在樓下搬磚頭，只要不做賊骨頭就好。」字義雖然淺顯，卻頗值玩味與發人省思。

由釋聖嚴的學思歷程以及努力向前修學佛法、弘揚佛法的人生奮鬥體驗來看，正是一個出家人成功真實的典範；誠如他所說的：「這一生的努力目的，與其說是為著自己的前途，毋寧說是為了佛法化世功能的推動。」釋聖嚴確實做到了，且他的成功也絕非偶然，因「一步一腳印」，每個腳印都清晰可以看見其奮鬥的輝煌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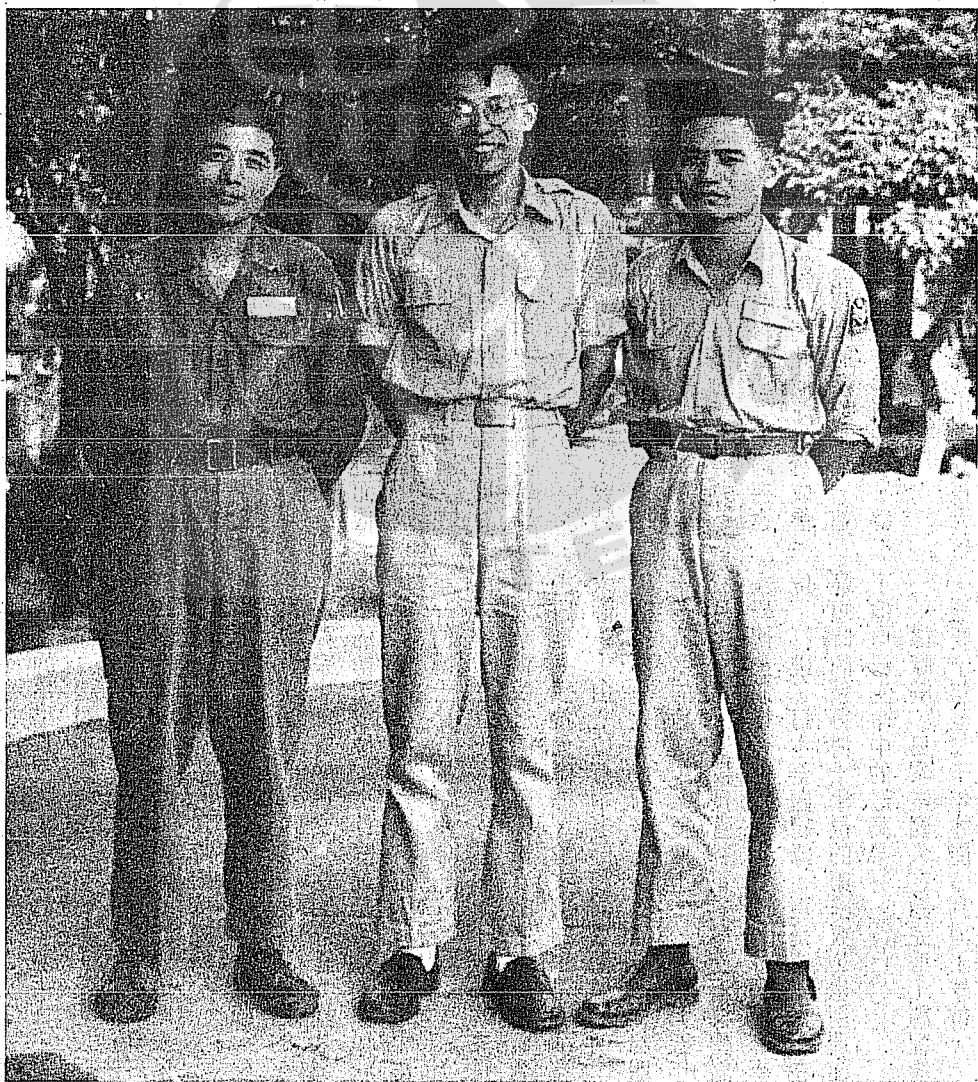
目前聖嚴法師正努力為即將在民國九十三年正式招生的法鼓山人文社會大學籌備設置工作，力疾奔走，積極催生。值得一提的是，聖嚴法師將於明年五月與達賴喇嘛在美國紐約貝肯劇院舉辦弘法大會，相信這將是一場跨世紀再創顯密教的歷史對談！

向來推動世界和平運動不遺餘力的聖嚴法師，目前正積極的參與國際各宗教領袖會議，期待能藉由宗教間的交流與合作以及在彼此尊重、關懷的道路上，共建世界和平的美好前途。而與達賴喇嘛攜手弘法的最後一天，將共同主持一場顯教禪修和密教修持法門的對談，這是繼達賴今年三月來台，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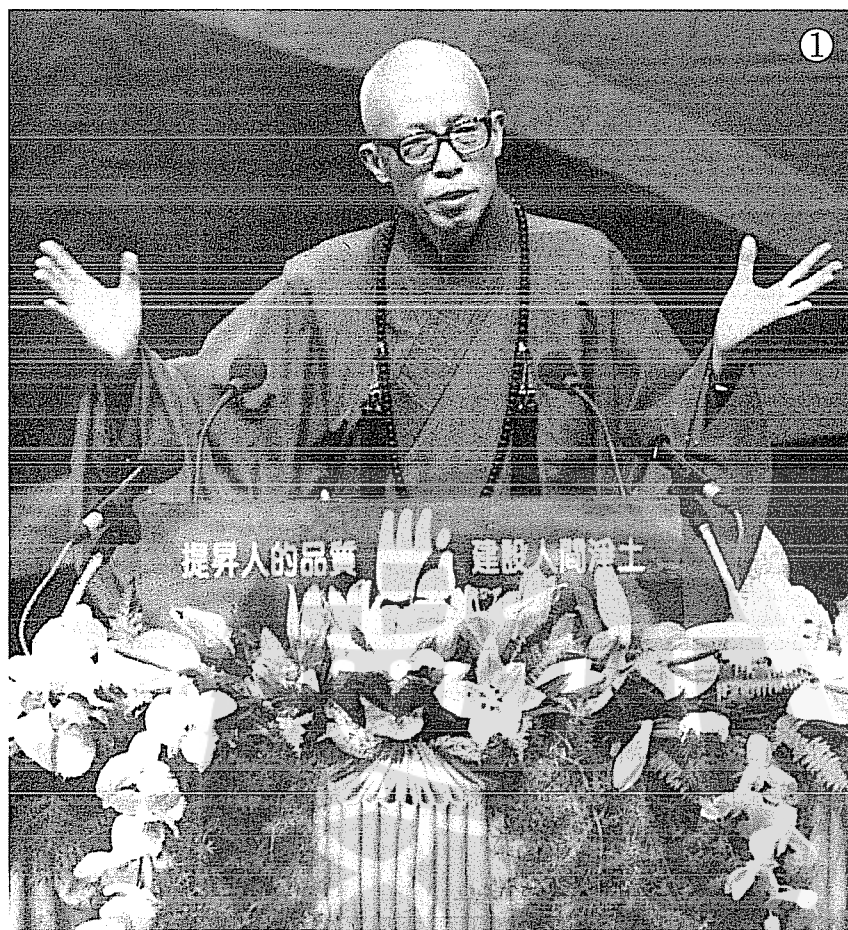
與台灣顯教領袖能在海外交流對談的創舉，也為宗教合作，推展整體人類世界和平的理

念跨出了一大步。

（後附：釋聖嚴著「話說人生」）



聖嚴法師（中）在軍中服役時與袍澤弟兄們合影。



杜正雄：「聖嚴法師傳奇一生」插圖（文見63頁）
②聖嚴法師（前排中）在紐約東初禪寺與中外弟子合影。
①聖嚴法師為大眾講經說法的神情。





①聖嚴法師（左）與法務部長廖正豪（左二）合影。

②聖嚴法師（右二）與陳柏楠（左一）、朱盛華（右一）、陳嘉男（左二）合影。

